

印顺法师 佛学著作全集

第十六卷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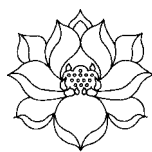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印顺法师 佛学著作全集

第十六卷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上）



中华书局

自序

大乘佛法的渊源,大乘初期的开展情形,大乘是否佛说,在佛教发展史、思想史上,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根本而又重要的大问题!这一问题,近代佛教的研究者,还在初步探究的阶段。近代佛教学者不少,但费在巴利文、藏文、梵文圣典的心力太多了!而这一问题,巴利三藏所能提供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梵文大乘经,保存下来的,虽说不少,然在数量众多的大乘经中,也显得残阙不全。藏文佛典,重于“秘密大乘佛教”;属于“大乘佛教”的圣典,在西元七世纪以后,才开始陆续翻译出来。这与现存的梵文大乘经一样,在长期流传中,受到后代思想的影响,都或多或少的有了些变化,不足以代表大乘初期的实态。对于这一问题,华文的大乘圣典,从后汉支娄迦谶(Lokarakṣa),到西晋竺法护(Dharmarakṣa),在西元二、三世纪译出的,数量不少的大乘经,是相当早的。再比对西元二、三世纪间,龙树(Nāgārjuna)论所引述的大乘经,对“初期大乘”(约自西元前五〇年,到西元二〇〇年)的多方面发展,成为当时的思想主流,是可以解答这一问题的主要依据。而且,声闻乘的经与律,华译所传,不是属于一派的;在印度大陆传出大乘的机运中,这些部派的经律,也

更多地露出大乘佛法的端倪。所以,惟有重视华文圣典,研究华文圣典,对于印度佛教史上根本而又重要的大问题,才能渐渐地明白出来!

民国三十一年,我在《印度之佛教》中,对这些问题曾有过论述。我的修学历程,是从“三论”、“唯识”,进而研究到声闻的“阿毗达磨”。那时,我是着重论典的,所以在《印度之佛教》中,以大乘三系来说明大乘佛教;以龙树的“性空唯名论”,代表初期大乘。然不久就理解到,在佛法中,不论是声闻乘或大乘,都是先有经而后有论的。经是应机的,以修行为主的。对种种经典,经过整理、抉择、会通、解说,发展而成有系统的论义,论是以理解为主的。我们依论义去读经,可以得到通经的不少方便,然经典的传出与发展,不是研究论义所能了解的。龙树论义近于初期大乘经,然以龙树论代表初期大乘经,却是不妥当的。同时,从“佛法”而演进到“大乘佛法”的主要因素,在《印度之佛教》中,也没有好好地说明。我发现了这些缺失,所以没有再版流通,一直想重写而有所修正。由于近十年来的衰病,写作几乎停顿,现在本书脱稿,虽不免疏略,总算完成了多年来未了的心愿。

大乘——求成佛道的法门,从多方面传出,而向共同的目标而展开。从《阿含经》以来,佛弟子有了利根慧深的“法行人”、钝根慧浅的“信行人”——二类,所以大乘兴起,也有“信增上”与“智增上”的不同。重信的,信十方佛(菩萨)及净土,而有“忏悔法门”、“往生净土法门”等。重智慧的,重于“一切法本不生”,也就是“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净”、“一切法本来寂静”

的深悟。大乘不是声闻乘那样,出发于无常(苦),经无我而入涅槃寂静,而是直入无生、寂静的,如“般若法门”、“文殊师利法门”等。直观一切法本不生(空、清静、寂静),所以“法法如涅槃”,奠定了大乘即世间而出世间,出世间而不离世间的根本原理。重信与重慧的二大法门,在互相的影响中。大乘是行菩萨道而成佛的,释尊菩萨时代的大行,愿在秽土成佛,利济多苦的众生,悲心深重,受到净土佛菩萨的无边赞叹!重悲的行人,也在大乘佛教出现:愿生人间的;愿生秽土(及无佛法处)的;念念为众生发心的;无量数劫在生死中,体悟无生而不愿证实际的。悲增上行,是大乘特有的。不过初期大乘的一般倾向,重于理想的十方净土,重于体悟;重悲的菩萨道,得不到充分的开展,而多表现于大菩萨的慈悲救济。

从“佛法”而发展到“大乘佛法”,主要的动力,是“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佛弟子对佛的信敬与怀念,在事相上,发展为对佛的遗体、遗物、遗迹的崇敬,如舍利造塔等,种种庄严供养,使佛教界焕然一新;在意识上,从真诚的仰信中,传出了释尊过去生中的大行——“譬喻”与“本生”,出世成佛说法的“因缘”。希有的佛功德,慈悲的菩萨大行,是部派佛教所共传共信的。这些传说,与现实人间的佛——释尊,有些不协调,因而引出了理想的佛陀观,现在十方有佛与十方净土说,菩萨愿生恶趣说。这都出于大众部(Mahāsāṃghika),及分别说部(Vibhajyavādin),到达了大乘的边缘。从怀念佛而来的十方佛(菩萨),净土,菩萨大行,充满了信仰与理想的特性,成为大乘法门所不可缺的内容。

“大乘佛法”，是从“对佛的永恒怀念”而开显出来的。于十方佛前忏悔，发愿往生他方净土的重信菩萨行，明显地与此相关。悲愿行菩萨，愿在生死中悲济众生，及大菩萨的示现，也是由此而引发的。直体“一切法本不生”的重慧菩萨行，也有密切的关系。“空”、“无相”、“无愿”、“无起”、“无生”、“无所有”、“远离”、“清净”、“寂静”等，依《般若经》说，都是涅槃的增语。涅槃是超越于“有”、“无”，不落名相，不是世俗“名言”所可以表诠的。“空”与“寂静”等，也只烘云托月式的，从遮遣来暗示。释尊入涅槃后，不再济度众生了，这在“对佛所有的永恒怀念”中，一般人是不能满足的。重慧的菩萨行，与十方佛、净土等思想相呼应，开展出“一切法本不生”的体悟。“一切法本不生”，也就是“一切法本来寂静”，涅槃不离一切法，一切法如涅槃，然后超越有、无，不落名相的涅槃，无碍于生死世间的济度。所以“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为通晓从“佛法”而“大乘佛法”的总线索。

由于“对佛的怀念”，所以“念佛”、“见佛”，为初期大乘经所重视的问题。重慧的菩萨行，“无所念名为念佛”，“观佛如视虚空”，是胜义的真实观。重信的菩萨行，观佛的色身相好，见佛现前而理解为“唯心所现”，是世俗的胜解观（或称“假想观”）。这二大流，初期大乘经中，有的已互相融摄了。西元一世纪起，佛像大大地流行起来；观佛（或佛像）的色身相好，也日渐流行。“唯心所现”；（色身相好的）佛入自身，经“佛在我中，我在佛中”，而到达“我即是佛”。这对于后期大乘的“唯心”说，“如来藏”说；“秘密大乘佛教”的“天慢”，给以最重要的影响！

佛法越来越通俗,从“观佛”、“观菩萨”,再观(称为“佛教令轮身”的)夜叉等金刚;“天慢”——我即是夜叉等天,与“我即是佛”,在意义上,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所以,“原始佛教”经“部派佛教”而开展为“大乘佛教”,“初期大乘”经“后期大乘”而演化为“秘密大乘佛教”,推动的主力,正是“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在大乘兴起声中,佛像流行,念佛的着重于佛的色身相好,这才超情的念佛观,渐渐地类似世俗的念天,终于修风、修脉、修明点,着重于天色身的修验。这些,不在本书讨论之内;衰老的我,不可能对这些再作论究,只能点到为止,为佛教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者,提供一主要的线索。

本书的写作时间,由于时作时辍,长达五年,未免太久了!心如代为校阅书中所有的引证——文字与出处,是否误失;蓝吉富居士,邀集同学——洪启嵩、温金柯、黄俊威、黄启霖,为本书作“索引”^{*};性滢、心如、依道、慧润,代为负起洽商付印及校对的责任。本书能提早出版,应该向他们表示我的谢意!近三年来,有马来亚继净法师,香港本幻法师;及台湾黄陈宏德、许林环,菲律宾李贤志,香港梁果福、陈兆恩、胡时基、胡时升诸居士的乐施刊印费。愿以此功德,回向于菩提!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印顺序于台中华雨精舍

* 编者注:为统一体例,该“索引”《全集》未收。

凡 例

一、本书所引经名,如名为“佛说某某经”的,“佛说”二字,一概省略。

二、古译的经文,有的与后代译语不同,如支娄迦讖的译文中,“法身”是“法界”的异译,为了免读者的误会,写作“法身[界]”。凡本书旁加小字的,都是附注。不过,如小注在()号中的,是原注。

三、南传佛教,自称上座部,或分别说部。其实是上座部分出的分别说部,从分别说部所分出的“赤铜牒部”,今一律称之为“铜牒部”。南传的“律藏”,为了与其他部派“律藏”的分别,称之为《铜牒(部)律》。

四、本书引用藏经,如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今简称《大正》;《卍续藏经》,简称《续》,但所依据者,为中国佛教会之影印本。《缩刷大藏经》,简称《缩刷》。日本译的《南传大藏经》,简称《南传》。

五、本书所引《南传大藏经》,并译为中文,以便读者。

第十六卷目录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上) ……… (1——504)

目 录

自 序	1
凡 例	1
 第一章 序说	1
第一节 大乘所引起的问题	1
第一项 大乘非佛说论	1
第二项 大乘行者的见解	3
第三项 解答问题的途径	10
第二节 初期大乘经	20
第一项 初期大乘与后期大乘	20
第二项 初期大乘经部类	22
 第二章 佛陀遗体·遗物·遗迹之崇敬	37
第一节 佛陀遗体的崇敬	37
第一项 佛涅槃与舍利建塔	37
第二项 舍利·驮都·塔·支提	41
第三项 阿育王大兴塔寺	45
第四项 塔的建筑与供养	50
第五项 佛塔与僧伽的关系	59

第六项 舍利塔引起的问题	66
第二节 佛陀遗物与遗迹的崇敬	74
第一项 遗物的崇敬	74
第二项 遗迹的崇敬与巡礼	78
第三项 供养与法会	81
第三节 佛教的新境界	85
第一项 微妙庄严的佛地	85
第二项 新宗教意识的滋长	89
第三章 本生·譬喻·因缘之流传	95
第一节 与佛菩萨有关的圣典	95
第一项 九(十二)分教的次第成立	95
第二项 本事·本生·譬喻·因缘	99
第三项 传说——印度民族德行的精华	104
第二节 菩萨道的形成	109
第一项 菩萨的意义	109
第二项 菩萨修行的阶位	115
第三项 菩萨行——波罗蜜多	121
第四项 菩萨的身份	125
第五项 平实的与理想的菩萨	128
第三节 佛陀观的开展	131
第一项 三世佛与十方佛	131
第二项 现实佛与理想佛	137
第四章 律制与教内对立之倾向	151
第一节 依法摄僧的律制	151

第一项	僧制的原则与理想·····	151
第二项	律典的集成与异议·····	155
第二节	教内对立的倾向·····	159
第一项	出家与在家·····	159
第二项	男众与女众·····	165
第三项	耆年与少壮·····	169
第四项	阿兰若比丘与(近)聚落比丘·····	173
第五项	出家布萨与在家布萨·····	186
第六项	佛法专门化与呗曜者·····	193
第五章	法之施设与发展趋势·····	201
第一节	法与结集·····	201
第一项	法与方便施设·····	201
第二项	法的部类集成·····	210
第二节	中、长、增一的不同适应·····	218
第一项	《中阿含经》·····	218
第二项	《长阿含经》·····	224
第三项	《增一阿含经》·····	235
第三节	信心与戒行的施设·····	246
第一项	戒学的三阶段·····	246
第二项	信在佛法中的意义·····	259
第六章	部派分化与大乘·····	269
第一节	部派分化的过程·····	269
第一项	部派分化的前奏·····	269
第二项	部派分裂的谱系·····	282

第三项 部派本末分立的推定·····	290
第二节 部派佛教与大乘·····	301
第一项 部派异义集·····	301
第二项 部派发展中的大乘倾向·····	304
第三项 声闻身而菩萨心的大德·····	314
第三节 部派间的交往·····	323
第一项 律藏所说的别部与异住·····	323
第二项 部派间共住的原理与事实·····	329
第七章 边地佛教之发展·····	339
第一节 佛教的向外发展·····	339
第一项 佛教中国与边地·····	339
第二项 阿育王与佛教的隆盛·····	344
第二节 政局动乱中的佛教·····	356
第一项 政局的动乱·····	356
第二项 边地佛教在政局动乱中成长·····	363
第三节 塞迦族与佛教·····	373
第一项 北印度的塞迦族·····	373
第二项 罽宾(塞族)与北方大乘佛教·····	383
第八章 宗教意识之新适应·····	395
第一节 佛菩萨的仰信·····	395
第一项 十方佛菩萨的出现·····	395
第二项 文殊师利·普贤·毗卢遮那·····	397
第三项 阿閼·阿弥陀·大目·····	405
第四项 观世音·····	413

第二节 净土的仰信	420
第一项 未来弥勒净土	420
第二项 地上与天国的乐土	423
第三节 神秘力护持的仰信	431
第一项 音声的神秘力	431
第二项 契经的神秘化	444
第三项 神力加护	451
第九章 大乘经之序曲	457
第一节 部派佛教所传	457
第一项 本生·甚希有法·譬喻·因缘·方广	457
第二项 三藏以外的部派圣典	462
第三项 声闻藏·辟支佛藏·菩萨藏	468
第二节 大乘佛教所传	474
第一项 原始大乘与最古大乘	474
第二项 《六度集》——重慈悲	479
第三项 《道智大经》——重智慧	482
第四项 《三品经》——重仰信	488
第五项 《佛本起经》	495
第六项 菩萨藏经与佛诸品	502

第一章 序 说

第一节 大乘所引起的问题

第一项 大乘非佛说论

西元前后,“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求成无上菩提”的菩萨行者,在印度佛教界出现;宣说“佛果庄严,菩萨大行”的经典,也流行起来。这一事实,对于“发出离心,修己利行,求成阿罗汉”的传统佛教界,是多少会引起反应的,有的不免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初期流行的《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等,都透露了当时的情形,如说:

“是皆非佛所说,余外事耳。”^①

“闻是三昧已,不乐不信。……相与语云:是语是何等说?是何从所得是语?是为自合会作是语耳,是经非佛

^① 《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卷六(大正八·四五五上)。

所说。”^①

部分的传统佛教者,指斥这些菩萨行的经典,是“非佛所说”的。这些经典,称为“方广”(vaipulya)或“大方广”(或译为“大方等”mahāvaipulya),菩萨行者也自称“大乘”(mahāyāna)。也许由于传统佛教的“大乘非佛说”,菩萨行者也就相对的,指传统佛教为小乘(hīnayāna)。这种相互指斥的情势,一直延续下来。传统的部派佛教,拥有传统的及寺院组织的优势,但在理论上、修持上,似乎缺少反对大乘佛法的真正力量,大乘终于在印度流行起来。

佛教的传入中国,开始译经,已是西元二世纪中,正是印度佛教“大小兼畅”的时代。大乘与小乘,同时传入中国;印度因大乘佛法流行而引起的论诤,也就传到了中国。如《出三藏记集》卷五《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大正五五·四〇下——四一上)说:

“元嘉中,外国商人竺婆勒,久停广州,每往来求利。于南康郡生儿,仍名南康,长易字金伽。后得入道,为昙摩耶舍弟子,改名法度。其人貌虽外国,实生汉土。天竺科轨,非其所谙。但性存矫异,欲以摄物,故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大乘经典,不听读诵。”

竺法度不听读诵大乘经,没有十方佛,僧祐说他“性存矫异”,“面行诡术”,是误会的。竺法度的主张与行仪,其实是受

^① 《般舟三昧经》卷上(大正一三·九〇七上——中)。

到了锡兰(Sinhala)佛教的影响。在罗什(Kumārajīva)来华以前,僧伽提婆(Saṃghadeva)在江东弘传“毗昙”,也曾经反对大乘,如《弘明集》卷一二《范伯伦与生观二法师书》(大正五二·七八中)说:

“提婆始来,(慧)义、(慧)观之徒,……谓无生方等之经,皆是魔书。提婆末后说经,乃不登高座。”

佛教的传入中国,是大小同时的,所以传统的部派佛教,在中国没有能造成坚强的传统。加上小乘与中国民情也许不太适合,所以大乘一直在有利的情势下发展。南北朝时,虽有专弘“毗昙”与“成实”的,但在佛教界,已听不到反对大乘的声音了。从中国再传到越南、朝鲜、日本,更是专弘大乘佛法的时代,也就没有“大乘非佛说”的论诤。日本德川时代的富永仲基(西元一七一五——一七四六),著《出定后语》,唱“大乘非佛说”。那是学问的研究,与古代传统佛教的“大乘非佛说”论,意义并不相同。

第二项 大乘行者的见解

“大乘非佛说”的论诤,主要为大乘经典的从何而来。如大乘经的来历不明,不能证明为是佛所说,那就要被看作非佛法了。传统佛教的圣典,是三藏。经藏,是“五部”——四部“阿含”及“杂藏”;律藏,是“经分别”与“犍度”等。这些,虽各部派所传的,组织与内容都有所出入,但一致认为:这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王舍城(Rājagṛha)的五百结集,毗舍离(Vaiśālī)的七